

吴昌硕先生所治“人生只合驻湖州”一印，经钱君匋先生毕生珍藏，现藏于桐乡君匋艺术院。

我从嘉兴调任湖州不久，有同事半开玩笑：“你对两地都熟悉，该让这方印章回归湖州故里。”我一笑应之：“嗨，放在哪儿都一样。”

当时不以为意。此后这方印章牵连出的两位艺术大师、两段文人往事，却始终萦绕心头，引我一步步探寻他们的艺术足迹与精神脉络。

一

自安吉高速出口驶出，不到二十分钟，便到了鄞吴村。一条溪水自西侧山间蜿蜒而下，金华山与玉华山遥遥相对；村东地势开阔，良田千顷，一望无垠。这般的灵秀山水，想来早已浸润进昌硕先生的笔墨意境，成为他艺术创作的天然底色。

故居坐落在村子深处，门面不大，与寻常民居相差无几。步入室内，屋宇柱子较粗，房梁却偏细，整体有些不协调。管理员在一旁轻声解释：故居几遭战乱，是用旧料重修的。我明白了：这般不规整的构造，恰恰是历史留下的难以抚平的伤痕。

明嘉靖年间，鄞吴村曾出“吴氏父子四进士”，一时传为乡里佳话。吴昌硕正是吴氏第二十二世孙。翻阅《吴氏宗谱》，他的祖父、父亲均为清咸丰年间举人，曾为截取知县，各自留有《天目山房诗稿》《半日村诗稿》传世。家族文脉，可见一斑。

跟着管理员走上二楼。朝南一间狭小的房间，便是吴昌硕童年读书起居之处。抬眼望向窗外，满眼皆是蓬勃绿意。仿佛能穿越百年时光，看见那个名叫吴俊卿的少年，常常倚窗远眺。他会想些什么？我无从知晓。只觉得那绿意，浓得要滴进心里来。

钱君匋先生祖籍海宁，生于桐乡屠甸。这座依傍大运河支流的小镇，河道纵横，水光潋滟，是典型的江南水乡。

文友告诉我，钱君匋童年生活在河边的“水阁”——青瓦白墙，砖木结构，临河而建，一半建筑巧妙地凸向河面。现在，不远处河道上是往来穿梭的货船，一派热闹的水乡烟火气。不难想象，少年钱君匋凭窗所见的是乌篷船、脚踏船，偶尔还有轰鸣的小火轮。这些生动的水乡景致，成了他艺术创作中灵动气韵的最初源头。

钱府东侧便是寂照寺，晨钟暮鼓朝夕相伴。钱君匋后来特意刻下一方“钟声送尽流光”的印章，边款首句便是：“余幼居屠甸寂照寺西，听夕必闻寺钟。”短短数字，道尽童年。

他是吴越王钱镠后裔，出身耕读世家，家境却有变迁。祖父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中医，父亲却弃医从厨，开了一家“钱记菜馆”。八岁那年，他进入私塾读书。只因酷爱画画，常在课堂上偷偷作画，违了私塾禁画的规矩，最终被迫退学。好在父亲十分开明，全力保护他的艺术天性，将他送入教风开放的崇道小学。也正是在那里，他遇到了人生启蒙老师钱作民。钱老师悉心教授他书法绘画，更勉励道：“无天赋者靠勤，有天赋者更需勤。”这句话，成了他一生艺术之路的座右铭。

两位艺术大师的少年时光，虽隔时空，却有着惊人的相似。吴昌硕自幼痴迷篆刻，因家境贫寒，无力购买刻刀与印石，便就地取材，以铁钉为刀，古砖为石，潜心钻研。钱君匋上小学时，为练字，每逢寒暑假，便用棕帚蘸着清水，在教室间的长廊地砖上写大字，一笔一画苦练基本功。

鄞吴的山、屠甸的水，都默默看着两个少年，一笔一刀，把寻常日子刻成了风骨。

一方印章的双城记

■孙贤龙



桐乡君匋艺术院提供

二

鄞吴村地处浙皖边界。宋元明数百年间，百姓安居乐业，人丁兴旺，民间一直流传着“小小孝丰城，大大鄞吴村”的歌谣。可这份安宁，终究被战乱打破。清咸丰十年（1860年），吴昌硕年仅十七岁，太平军与清军在鄞吴村鏖战，昔日繁华的村落化为焦土，百姓死伤惨重。吴昌硕曾在诗中沉痛回忆：

在昔罹烽火，乡闾一焦土。亡者四千人，生存二十五。

他与父亲侥幸逃出，得以活命，家中其余亲人却全部罹难。年少的他，早早经历了家破人亡的剧痛。

逃难途中，吴昌硕不幸染病，藏身于苍石洞中。幸得当地农夫照料，才挽回一条性命。他早年名号“苍石”，便源自这座避难石洞——既寄托着对逝去亲人的追思，也铭记着农夫的救命恩情，更蕴含着对和平安宁的渴望。这份对平安的祝愿，贯穿了他的艺术生涯。此后他多次创作《竹报平安》，以翠竹喻平安，将心底的期许融入笔墨。

甲午战争爆发，更大的国难接踵而至。国破家亡的危机面前，吴昌硕毅然放下手中笔，应挚友吴大澂之邀投笔从戎，出任参佐戎幕，奔赴前线。当他目睹甲午海战全军覆没，悲愤难平，挥笔写下：

海军未复谁雪耻？愤失海权蹈海死。精卫衔石填沧海，呜呼我国多烈士。

如今读来，字里行间的忧国之痛、悲烈之情，依旧动人心魄。钱君匋曾在文章中评价吴昌硕：岳老入世深，阅历广，忧患、天灾、战争、饥饿、官场这些历程，都给他许多书本上读不到的知识。

知识可以习得，而阅历非用心经历不可得。正是这本无字之书，铸就了昌硕先生笔墨里的风骨与真情。

而这番评价，又何尝不是君匋先生的自我写照？

九一八事变后，日寇的魔掌伸向上海。此时的钱君匋，在开明书店担

任音乐、美术编辑，负责书籍装帧设计，同时在多所学校任教。艺术事业正值上升期，声名渐起。但外敌当前，国家蒙难，他从未选择独善其身，而是毅然投身文化抗战的洪流。1933年，他与蔡元培等三十八位文化界名人联名上书，要求释放被秘密逮捕的丁玲、潘梓年。1936年，他又与巴金等人联名，声援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七君子。以文人之躯，行正义之举。此后数年，他辗转长沙、广州、香港等地，一边坚守艺术创作，一边为抗战奔走：设计“航空救国邮票”，绘制抗日宣传画，编辑抗战杂志，创办《文艺新月》。以文字为刃，以笔墨为枪，唤醒国人的抗争意志。1941年前后，他先后七次被日本宪兵队传唤审问。翻阅至此，心下肃然。在这个魔鬼之地，他始终巧妙周旋，坚守气节，不曾低头。

在民族危亡之际，一位以戎马护家国，一位以文股守山河。山魂与水韵，汇聚成了一股滚烫的爱国力量。

三

二十二岁那年，吴昌硕举家迁居安吉桃花渡。一家人搭建起几间简陋茅屋。他给自己的园子取名“芜园”，书斋定名“朴巢”，小楼题为“篆云楼”——名字质朴，却藏着他对艺术的热爱。即便生活清贫，他依旧坚守耕读生涯，潜心治印，研习书画，结交当地饱学之士。历经五年沉淀，积攒一百零三方印稿，辑成《朴巢印存》，迈出了艺术之路的重要一步。

安吉的群山赋予了吴昌硕艺术根基，屠甸的水乡滋养了钱君匋的艺术初心。然而，要真正形成美学思维，练就一双发现美的眼睛、创造美的双手，还需要从朴素的自为升华到理性的自觉。

古人云：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。”这既是古人的智慧，也是提升学识修养、增强创作才能的不二法门。

吴昌硕正是如此。他先后两次负笈游学，两次拜入经学大师俞樾门下，潜心研习辞章训诂，打下了扎实的深厚的国学功底。又有幸在陆心源韶宋楼、吴大澂寓所遍览历代文物珍品，从这些“无声的大师”身上汲取艺

术养分。他还结识了诸多名家宿儒，虚心求教，交流切磋艺术心得，参悟其中只可意会的门道。其间，他结识蒲华，一见如故，相交数十年。蒲华离世后，吴昌硕亲自为其治丧、撰写墓志铭。这段深厚情谊，也成为嘉湖两地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。

钱君匋的道路也同样。在恩师钱作民的亲笔推荐下，他免考进入上海艺术师范学校，得到同乡丰子恺的悉心指点。丰子恺提出的“美”的五个条件，成了他一生艺术探索的准则。

1924年，十八岁的钱君匋跟随吕凤子拜见吴昌硕，呈上自己篆刻的两方印章，亲耳聆听宗师教诲：“刻印宜先学篆汉印，待得其平整、气韵，再学明清各家。”这次会面，让他确立了艺术方向，也形成了跨越时空的私淑传承。

君匋先生的斋号引人深思。他取赵之谦“无闷”、黄牧甫“倦叟”、吴昌硕“苦铁”三位大师中的一字，书斋定名为“无倦苦斋”，把有无倦怠、不畏艰苦，作为一生坚守的信条。他倾尽心力，收藏吴昌硕和其他大师的印章、墨迹数百件，潜心研习。

我曾翻阅钱君匋亲自编撰设计的《吴昌硕印谱》，得见“人生只合驻湖州”的印蜕。这句话于1914年的印章，化用戴表元诗作，融入石鼓文笔意。昌硕先生研习石鼓文近七十年，自称“一日有一日之境界”，既得其意，亦得其气。独创钝刀入印之法，以雄强腕力使石料沿纹理自然崩溅，呈现浑朴茂、气韵天成的艺术效果。这方印章成了这段私淑传承最具象的见证。

四

上世纪初的上海，是远东第一大会。这里文物书画市场繁荣，各地艺术名家云集，也成为两位大师艺术登顶的舞台。

吴昌硕晚年定居上海，迎来艺术创作的巅峰。他自述“与印不一日离”，篆刻作品无数，写诗告白“自我作古群雄”。他将篆刻艺术审美与刀法贯通于诗、书、画、印，以金石之

气熔铸海派魂魄，终成就书法的“金石风骨”与绘画的“金石气韵”。当年钱君匋问昌硕先生，“这画的葡萄好像不像？”昌硕先生回答，“你以后会懂得。”岳老正是以“残缺美”借古开今，追求“不像之像”的至高境界。

1913年，他众望所归，被推举为西泠印社首任社长，次年又任上海书画协会会长。他为西泠印社题写楹联：“印岂无源？读书坐风雨晦明，数布衣曾开浙派；社何敢长？识字仅鼎彝瓿鬲，一耕夫来自田间。”尽显谦逊风骨与深厚学养。

钱君匋的艺术辉煌，同样在上海铸就。他最早以书籍装帧声名鹊起。上世纪三十年代，为茅盾、巴金等文学大家设计书籍封面，凭借独具东方韵味、淡雅朴素又不失内涵的风格，打破传统木刻水印的单一格局，将封面设计升华为装帧艺术，赢得“钱封面”的美誉。可他始终谦逊，自称“但开风气不为师”。他以吴昌硕为榜样，一生追求艺兼众美。晚年定居上海，依旧保持着规律的创作生活——晨起作画，终日笔耕不辍。他曾说，我们所处的时代远比昌硕先生繁杂，唯有精通多门艺术，才能创作出无愧于历史的作品。他用一生践行了这句话，既传承岳老的金石气，又彰显水乡的灵韵。篆刻刀法贯通书画，音乐节奏写进绘画，形成了雄健中不失秀逸、苍劲中蕴含灵动的书法与绘画风格，成为诗、书、画、印、音乐、装帧样样精通的艺术大师。

君匋先生在《略论吴昌硕》中说，“我对昌老的垂教历六十余年而不忘”。那次会面，钱君匋记住了宗师的教诲，也记住了那间画室里的气息。后来他懂得，昌硕先生将书斋取名“苦铁”，并非自苦，而是“淬炼”。铁已够坚硬，却还要在烈火与钝锤下反复承受苦楚，这二字，是他一生的谥语，也是答案。但真正让这“苦”升华为“强”的，是时代。二十世纪初的中国，正从沉睡中挣扎，渴望一洗颓唐之气。而彼时画坛，亦如那个朝代般萎靡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吴昌硕带着他的石鼓文线条闯入上海滩——那钝刀硬入的金石声，那苍莽雄悍的梅花，像一记重

锤，砸开了沉闷的空气。时代需要一种刚健的声音，而他，恰好喊了出来。钱君匋后来一生追随的，或许正是这份“苦”中淬炼出的“强”。

吴昌硕那少年时因刻印致残的手指，像是他践行“苦铁”的写照，又是时代奖励他艺术苦行的一枚无声勋章。

五

然而，还有一件事，比艺术更见人心。

吴昌硕的后代继承了岳老的精神风骨，数十年来向安吉无偿捐赠了众多他的作品与收藏文物。

君匋先生则将毕生收藏的书画文物及自己的作品，先后无偿捐赠给桐乡和海宁。

安吉吴昌硕纪念馆、桐乡君匋艺术院、海宁钱君匋艺术研究馆，成了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阵地，也是嘉湖两地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。

行文至此，忽然想起莫干山屋脊头的摩崖上，有一个江南第一大草字——“翠”。这是君匋先生1987年题写的，以篆隶为骨，气势恢宏，化作了湖州山水间一抹永恒的文化印记。昌硕先生为嘉兴留下一方印，君匋先生为湖州题下一个字。

君匋先生曾在文章中写道：“伟大，不是指地位、财产、浮名，而是指人品和贡献。”这是他为怀念岳老写的，也是他一生的绝佳注脚。

如今再看，这方“人生只合驻湖州”印章究竟该藏于何处，早已不再重要。重要的是印章所镌刻的精神、两位先生所坚守的东西，还在。

在鄞吴的山，在屠甸的水，在两座城，在我们心里。



钱君匋故居



吴昌硕故居

图片来源：本报资料库、湖州市新闻传媒中心



屠甸